

日本经济的现状和课题

吉川 洋（立正大学校长）

新冠疫情的现状

关于日本经济的现状，从年初开始新冠病毒（COVID-19）感染扩大，日本连同全世界都陷入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。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。

在日本，从现在[2020年11月]开始到冬天最被担心的是与通常的流行性感冒一起第3波疫情的到来。

这种情况下，日本经济究竟处于什么状态呢？相比2020年4-6月第二季度下降28.1个百分点（第二次速报值），创二战后新低。与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相比，下滑更加明显。消费下降带来的影响巨大。日本的GDP约500兆日元的约6成为消费。经济真正的核心是家庭支出和个人消费。与设备投资和出口相比，消费相对稳定。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每天或每月有大幅度升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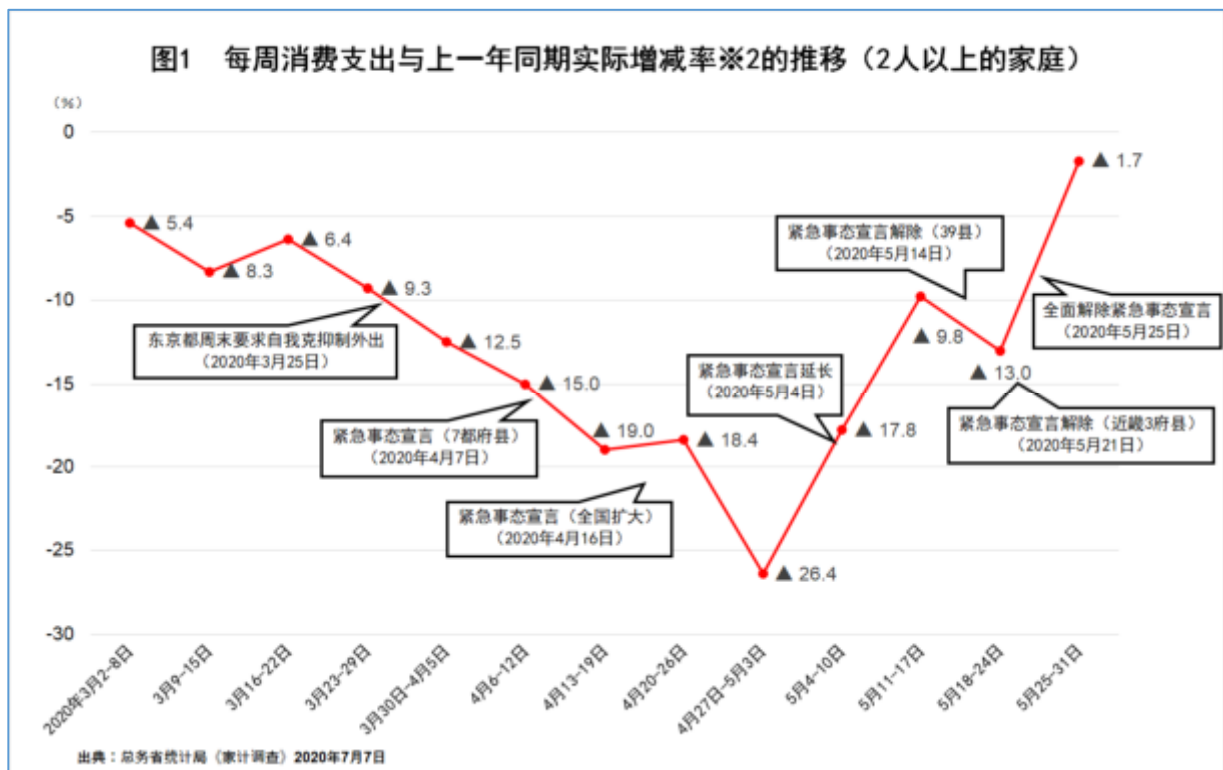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在这次新冠疫情中，政府采取了有意图抑制消费的政策。抑制外出直接打击了在消费中认为比购物更强大的服务。在外面就餐和观光相关的消费出现极度低迷。在19世纪以后的世界经济历史中，也属罕见的特殊模式。

在2020年7月总务省统计局5月的“家庭生计调查”中，特别附录中附有“周份消费支出的统计”，通常是月份统计，以周为单位的统计让人饶有兴趣。新冠疫情第一波时期的消费动向以周为单位来看，进入3月后消费逐渐下降，发布紧急事态宣言（2020年4月7日）后，从4月27日到5月3日降低26.4个百分点，是第一波的谷底。之后也一直是负数，一直持续到5月31日。

图1是与上周相比的变化率，但是下降的幅度从“黄金周”[4月末到5月上旬]开始急剧回到了零。按照水准来说，接近谷底。从一周的消费统计数字可以看出，黄金周的下落是因为政策性、有意识地消除了消费。最近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每天都出来喊话不要外出。



吉川 洋（立正大学校长）



安倍经济学，7年8个月的评价

之后，安倍首相卸任[2020年9月16日]，菅义伟新政府上台。持续了7年8个月的安倍经济时代结束了，媒体也开始讨论如何回顾并对其评价。首先，在安倍首相宣布卸任之后，进行了各种舆论调查。

最初成为话题的是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，约75%的人回答说给与正面评价。在之后的主要报社的舆论调查中，加上“高度”和“一定程度”的“正面评价”约占75%。但是，这样的评价数字和现实情况并不合拍。

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安倍经济时代的成长率。对象是2019年年末，到第4季度为止。因为出现100年不遇异常事态，把2020年的数字放进去无法与过去进行比较。因此，与安倍经济学重叠的7年间，也就对是13年到19年的数字进行比较。就GDP和个人消费的实质增长率对美国、欧盟和日本进行比较，如图2所示。

美国很稳定。最近欧盟被认为是非常不好，确实雇佣很糟糕，但是增长率都超过1%。和先进各国相比，日本明显有很大差距。基于这些数字，从舆论调查的结果来看，大多数日本人并不一定理解日本在这样的国际动向中的地位。

在世界上，即使在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停滞期间，美国个人消费增长率也在2.4%，欧盟增长1.4%。不得不说，在日本7年间个人消费增长0%是极其恶劣的。

要试着追问，“安倍经济学”这个词究竟是谁创造的呢？在全球范围，在历史上如是扎根下来，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安倍经济学有什么意义，有实质性的东西吧。很难说这是很健全的。安倍政权7年8个月，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感染开始扩大前的7年经济政策是怎样的，产生多少成果和没有产生成果呢？这个期间的经济，不用安倍经济学这个词也能充分说明。

首先，关于经济增长说到底不能予以肯定。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论述。也有意见认为，失业率降低，有效招聘倍率提升了。这也是事实，只不过是数字上的论述而已。但是，不能忘记，这也和生产年龄人口减少，人手不足的经济基调有关。

图2 安倍经济学时代的成长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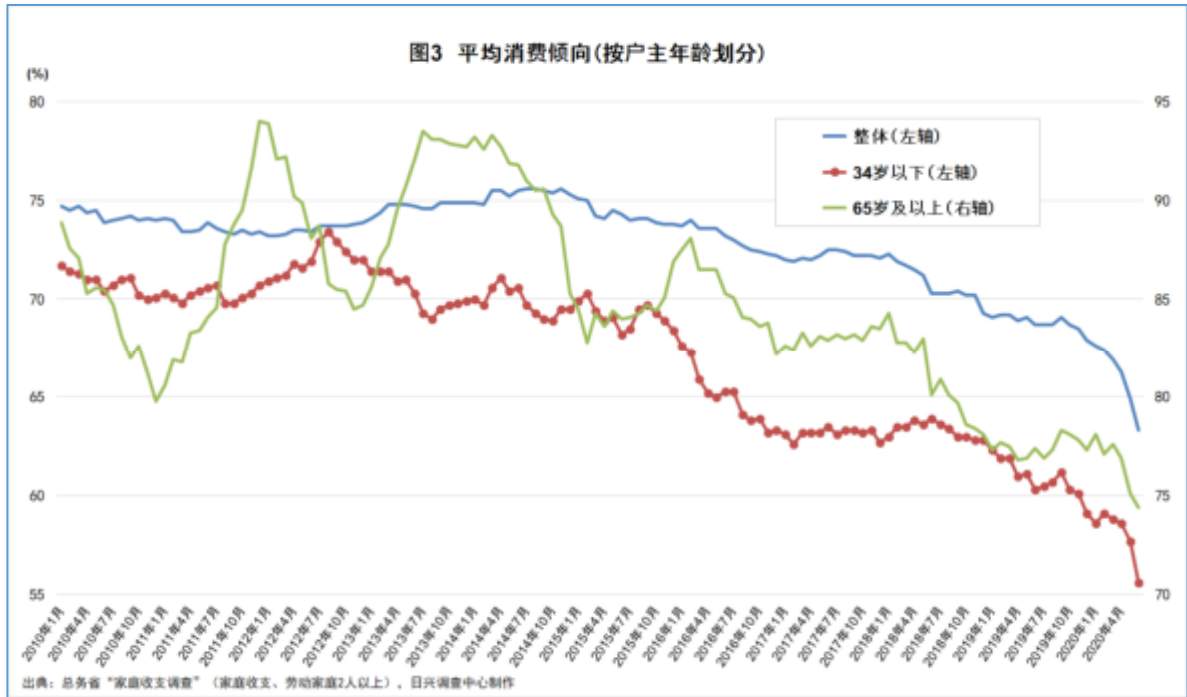
	2013-2019年(%)	
	GDP增长率	个人消费增长率
美国	2.3	2.4
EU	1.6	1.4
日本	0.9	0.0

日本的消费倾向完全崩溃。用粗暴的说法来说，日本经济的大问题是，占GDP6成以上的核心消费完全歇菜。有两个理由。一是工资不上涨，收入不增加。第二个是不论分年龄段消费倾向都在下降，反过来说都在储蓄。这是因为基于广泛意义上对将来的不安所致。

年轻人、现役一代很难找到正规的工作，也是个问题。在所有世代对未来感到不安背后的问题是未来社会保障的不安。其他还有很多不安，社会保障是一个大问题。

看一看景气动向指数。12年11月是谷底，之后进入了上升期。之后18年10月达到巅峰，19年开始进入了经济衰退期。

决定景气动向的指数非常机械。18年秋天是巅峰，这在以前民间经济学家们也有指出，这本身并不值得惊讶。但是，这对于政府和日本央行来说不是太受欢迎的结果。因为好像原本的判断是进入19年后，经济基本上也会持续恢复。虽然内阁府每月都会对景气动向指数进行汇总，但政府自身的对景气的正式判断是在月例经济报告中进行。该份报告显示，进入19年后景气基本上也在上升。因为最后发生了新冠疫情，所以想出将原因归罪于疫情让人信服的故事吧。



贫富差距扩大和对未来社会保障的不安

接下来从中长期看，日本经济社会的大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。特别是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。

日本是人口老龄化的先进国。将100万20多岁的人聚在一起，可以发现收入、资产、健康程度偏差相对很小。而将100万超过70岁的人聚在一起，再看以上这三点，与20多岁相比偏差很大。老龄化在老年人中的偏差幅度很大。当然，在整个社会中老年人的偏差也会很大。这个规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，今后也会如此。

“生活保护（最低生活保护）”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后一道安全网。接受保护的家庭大多数是老年人。特别是女性，说白了，一个人生活的老太太很多。贫困和老龄化有关。

除了老龄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之外，经济的长期停滞也导致了正规和非正规劳动的差距。泡沫经济时期，在日本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大约是6分之1。百分比为16-17%。最近这个比例扩大到了近4成。非正规的经济待遇比正规的差。

顺便说一下，有配偶率的统计显示，非正规员工的结婚比例也比正规员工低。

日本和法国、瑞典等国不同，正式结婚的夫妇以外的孩子，即婚外子在法律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。因此，不结婚就不生孩子，可以说只有华山一条道。

全社会都说少子化是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要想办法提高出生率。另一方面，日本的现实是，非正规劳动者即有配偶率显著降低的阶层从16%增加到40%。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但从整体来看是不正常的。

在关于贫富差距扩大讨论的最后，想指出关于新冠疫情感染也在导致贫富差距扩大。这是因为非正规劳动者最先被解雇所致。

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性问题。几年前，一位叫托马斯·皮凯蒂的法国经济学家敲响了警钟，认为贫富差距问题是个大问题。贫富差距的防波堤就是社会保障制度。近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于19世纪，但其历史悠久。

18世纪末，一位经济学家托马斯·罗伯特·马尔萨斯写了一本名为《人口学原理》的名著。这是之后受到凯恩斯好评的初版，马尔萨斯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写了这本书？当时的英国政府决定提高生活保障的补助水平，对此他说这毫无意义、不应该这样做。如果因为穷人很可怜，提高支付水准，那么给穷人钱的结果会如何呢？每个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，在那一瞬间可能会变得富裕一些，但不久他们会生更多的孩子。因此，马尔萨斯说，每个人的收入都回到了原来的水平，所以没有意义。

尽管如此，马尔萨斯的时代还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，资本主义发展后差距进一步扩大。这时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。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，动摇了欧洲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。但是欧洲的发达国家都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转向社会主义，而是保持资本主义经济。但是，差距不能置之不理，这是个问题。

那么怎么办才好呢？作为答案，欧洲各国花了100年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。据说最先引入公共医疗保险的是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样的社会保障是贫富差距的防波堤，日本战后也正式导入了这个防波堤。在少子老龄化的情况下，其必要性越来越大。

无法持续下去的财政赤字问题

把话题转到日本的现状上来。我认为应对新冠疫情不景气，对策的重点只有抑制贫富差距扩大。

当然彻底抑制疫情是首当其冲，但我不认为仅此就可以。有些偏离主题，其实我完全不能理解 Go To Travel、Go To Eat 之类的政府政策。如果能彻底抑制疫情的话，即使不搞任何活动，人们也会去旅行，也会在外面吃饭。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撒币搞活动有什么意义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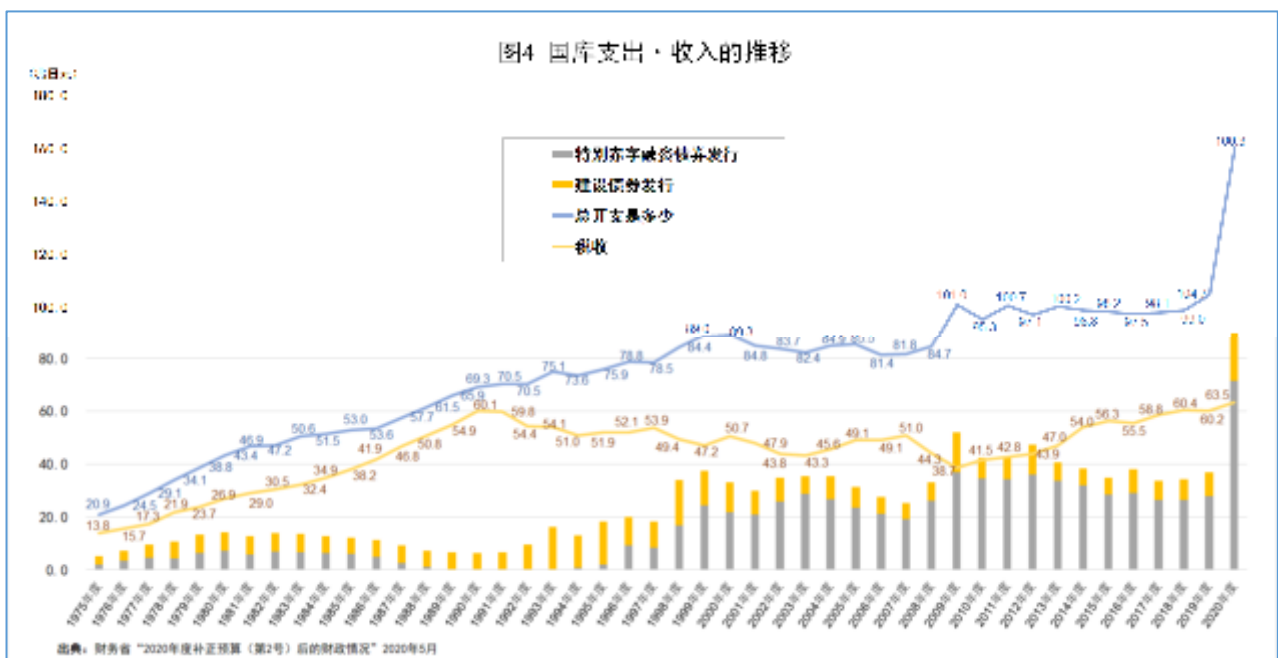
言归正传，日本政府在这次采取的政策是利用雇佣保险的公积金等，通过雇佣调整补助金来抑制失业，将局面控制在休业状态，不至于失业。日本这一点做的和美国不同，对应得很不错。我认为基本方向上是正确的，但不知道能持续到什么时候。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争取时间。也就是将雇佣控制休业状态，在此期间推进传染病对策。这可以说是应对差距扩大的举措。

再有，社会保障经济规模目前超过了120兆日元，保险费收入大概是70兆日元。公费补助50兆日元，伴随出动公费财政赤字会攀升。但财政赤字不能再支撑下去了。

国库支出和税收的差距似乎是鳄鱼大张口一样，但是今年鳄鱼的下巴掉了。补充预算是90兆日元，靠发赤字国债。国家经费中社会保障费一直在增长。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，这种倾向尤为显著。

我认为缠绕日本的根本问题是少子老龄化。如何提高出生率？也许要依靠对工作方式的改革。或许对养育孩子的环境，需要再多花点钱。不管怎么说，少子老龄化中的大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。

“差距扩大是问题吗？”，如果这一问，有100个人会有99个会回答是。但是这并不是单纯的问题，而是从根本上动摇健全社会的大问题，所以必须从正面着手解决。虽然可以考虑各种各样的对策，但是作为国家的制度，社会保障制度至关重要。但受财政约束不可持续。现状是这些贷款会转化为财政赤字。为了彻底解决问题，必须重建财政。



根据近 20 年的惯例编制并发表了总结财政现状基本想法的“骨太的方针”（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的基本方针）。20 年 6 月制作框架之际，当时 1 次 2 次的新冠病毒相关的补充预算已经出来。原本，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如何描绘财政状况是今年应该讨论的主题，但是很遗憾完全没有触及。

当我说这些话时，偶尔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需要踩油门的时候吗，不要说刹车的话。我不这么认为。确实同时踩油门和刹车是不合理的。只是，用车来比喻的话，因为某种原因开到 180 公里的速度，接下来如何踩刹车就有必要好好考虑。否则很危险。只考虑踩油门是错误的想法。

因此，在补正预算后钱包大开口的现在，应该讨论如何准备财政健全化的道路。正是应该讨论今年“骨太的方针”所述的内容。

通缩和金融政策

再回到安倍经济学，看看通货紧缩（通缩）和金融政策这一主题。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最突出的是第一支箭，即异次元的金融缓和。这也是安倍政权诞生以来最大的争论点。12 年 12 月的选举中，第二次安倍政权（当时是为安倍候选人）从批评当时日本央行开始，认为日本经济最大的问题是通缩。由于通缩是货币性的现象，如果增加资金的话，通缩就会停止，在这样的想法下，从 13 年 4 月开始，在黑田东彦总裁的领导下，开始了异次元量化宽松政策。2 年内将货币基础提高 2 倍，达成 2% 的物价目标。

这在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褒贬不一。对于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我完全不肯定。首先，我不认为通缩是最重要的问题。

因为将通缩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大问题的，是基于 1930 年代经济不景气的经验，约翰·梅纳德·凯恩斯和欧文·费雪这等美国学者的理论成为现在经济学的一个理论依据。然而，当时的通缩是 2 年内物价变成 1/2 的通缩。

在凯恩斯的《劝说集》这本随笔中，收录了通缩问题的简短论述。凯恩斯说，物价暴跌会产生不良债权，金融系统失去功能，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无法运转。费雪的论点也一样。

凯恩斯和费雪的问题其实在日本已经发生过。即泡沫经济和泡沫经济崩溃。也就是说，在日本针对普通的物价产生了通缩，正如他们所论述的那样，泡沫经济崩溃使日本经济陷入了 10 多年的痛苦之中。日本在资产价格方面经历过通缩的危机。

但是，从 2000 年开始成为麻烦的通缩，不是资产价格而是普通的物价下降。下跌率达到顶峰，年率减 1.5% 左右。这种程度的通缩对经济来说真的很危险吗？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。实际上 19 世纪是通缩的世纪。19 世纪前半期，英国战胜对拿破仑的战争，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领导下大英帝国繁荣起来。恐怕迄今为止英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最高的是在 1815-1850 年左右。以年率 3-4% 持续增长。近 40 年来物价持续下降。同时代的英国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。实际上经济十分繁荣，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。这是对“通缩是宏观经济的巨大威胁”这一命题的主要反例。

也就是说，物价稍微下降就会颠覆资本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。当然，一两年物价降到一半的话，是个严重的问题。日本经历了资产价格的通缩。但是现在日本讨论的是普通物价。最近一个月也许是减 0.3% 左右，但这并不是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。当然减幅是零比较好，零幅度说明物价稳定。

但是，全世界包括日本央行在内，希望物价上涨 2% 成为了黄金数字。为什么是 2% 呢？如果把零作为目标的话，稍微下滑一下就会下降到负数。即使是减 0.3% 的通缩也是通缩。为了绝对不下降到负数，目标价格必须不能是零而是正数。在讨论的时候自然数和整数对人来说很容易理解。这样一来 0 上面就变成 1。

那么，把目标涨幅定在 1% 的就好了吗？这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中上偏差在作怪。在统计上，消费者物价指数实际上是上扬的数字，换言之，即使出现 1，实际上也可能是零。上偏差会产生 1 的偏差，这是极其技术性的讨论。其结果，只能是 1 再加 1，这样 2 就成了黄金数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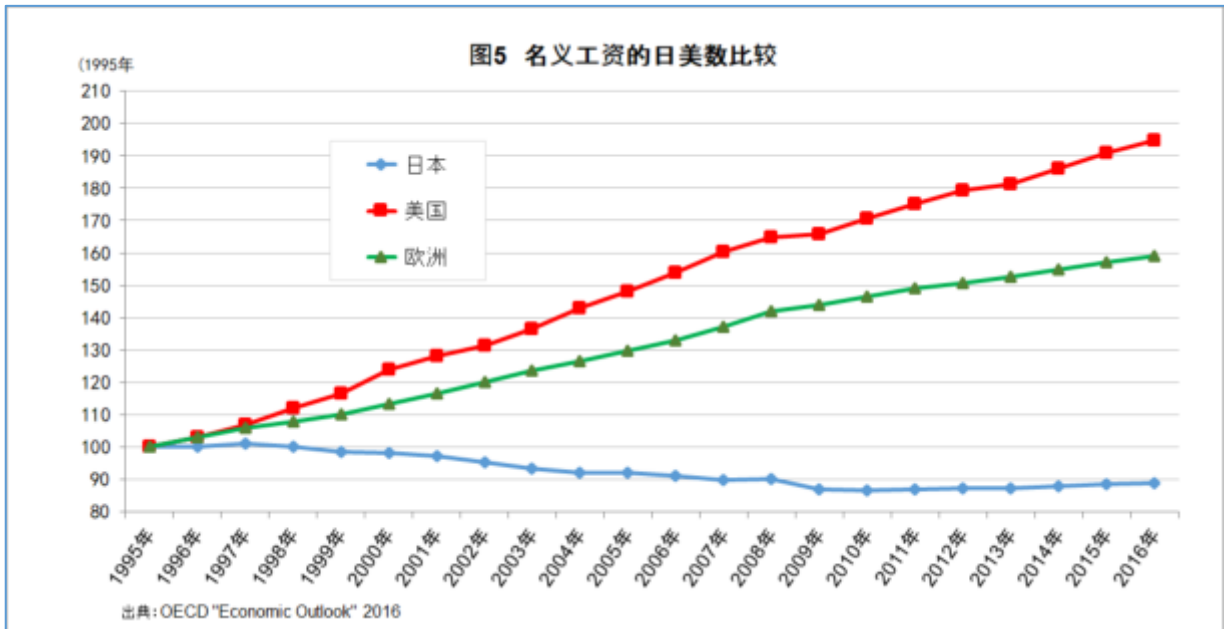
通过创新让日本充满活力

但是，日本的情况并不是测定了上偏差。核心问题是就算降低 0.1 真成了大问题吗？在我看来，这几年日本的物价大致来说是稳定的。完全感觉不到不管不顾地追求物价上涨 2% 的合理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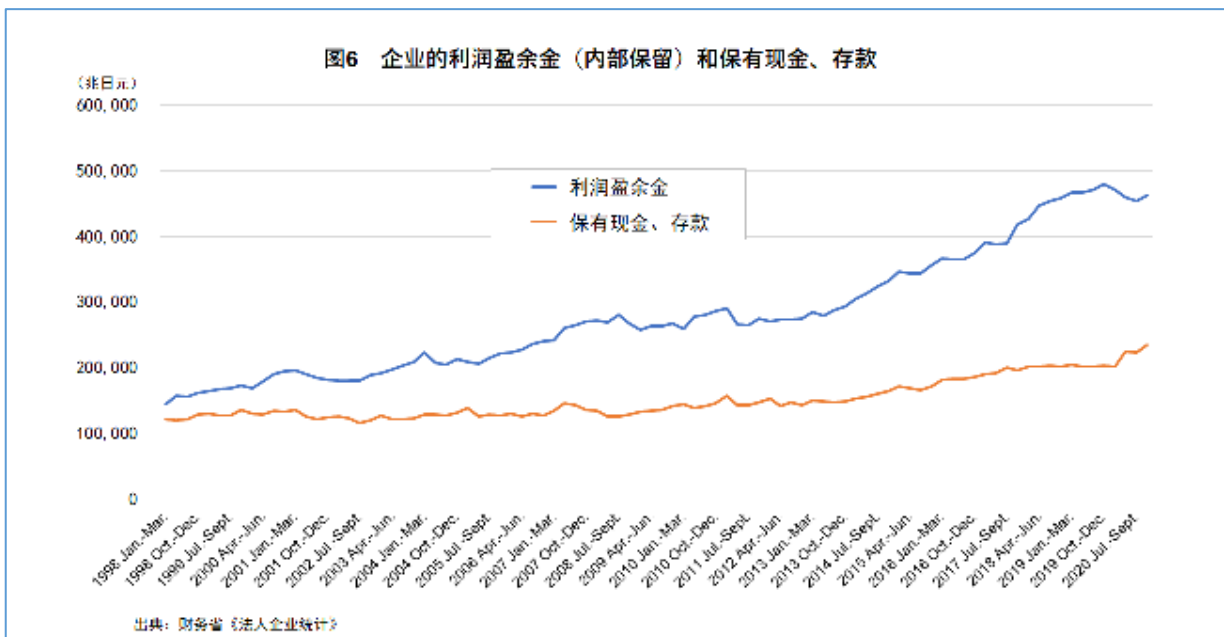
倒不如说日本的通缩的关键在于工资通缩。让工资不下降，本来是挡住通缩的卡口，但在日本，这个卡口被废掉了，名义工资下降了。

在人口减少、少子老龄化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成长，也就是安倍经济学所说的成长战略。第三支箭才是真命天子。作为关键的前提认识，很多人持有认为日本人口减少已经是大势所趋的悲观论。我也认为人口减少是个大问题，对其有危机感。只是，我想大声呼吁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并不是只由人口来决定的。

德国的人口也在减少，当下经济也在受挫。但是，包括日本和德国在内，只能依靠革新，实现发达国家的经济成长。



日本政府现在为了实现“Society5.0”，官民们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革新。方向性没有错，但要尽快做。但是很遗憾，企业的底气不足。本来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，民营企业就算向银行部门借钱也要投资是应有的姿态。但是从各类储蓄投资差额来看，现在企业类已经超过了家庭收支类，成为最大的纯储蓄主体。企业拥有的现金、存款也在持续增加中，仅安倍政权7年间增加了75兆日元。另一方面工资不涨。要打破现状，首先必须要日本企业打起精神。



摘自 2020 年 9 月 28 日举行的《月刊资本市场》演讲的记录。

[译自《月刊资本市场》No.424, 2020年12月刊, 本文经公益財団法人 资本市场研究所会同意翻译转载]

吉川 洋（立正大学校長）

1951年出生。耶鲁大学博士。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。东大名誉教授。
